

鐘擺與詩人

從函館飛回臺北，起飛時已過了五點。

冬季日落比起夏時要早了許多，不過四點半，街燈便已點齊。離開了地面，像夸父朝退守的火球追去。然而飛機再快終於是追不著落日，燃燒的夕幕早被西天捲起收到了盡頭，只留下幾朵粉雲。說是餘燼吧！

自離地到飛達預定高度，這期間只短短十五分鐘，窗外變化卻如一季。城市縮小到只看得著街巷，百年來交錯的道路一條接著一條，將市鎮縫合成一匹布，一匹玉帛，閃著金光越發的精緻。流雲彷彿平原，薄薄一層，像原上燒不盡的春草朝著天涯散去，怎樣也瞧不著邊。夕暉沒了，先前的火紅像是碎了，縮小成一顆顆星散滿夜空。

東坡說的天上的宮闕我飛了幾回總沒瞧見，不過銀河是有的。也難怪，如此偏僻的地方，誰會在這蓋宮殿？如此黑暗。第一次我終於體會什麼叫孤獨。一片純然的墨色，沒有光害，沒有五步一崗守夜般冷血的街燈，整個夜晚全給星斗包圍。好像宇宙，好像整個世界除了寧靜什麼都不剩，不剩連引擎的聲響，都不比梧桐深院寂寞的葉落。在這十萬公尺的高空，如同柳宗元說的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這樣的孤獨如此紮實，像一個完整的體系、一個宇宙那樣廣闊而細膩，毫無破綻。似乎我能在此穿梭了千年的夜空中和從前的詩人們相遇，在一個只屬於我的時空下相遇。

在這個當下我不讀詩也不寫詩，都不必。

四周如墨好像一切都不曾變過。清晰的群星一顆顆，一刻刻記著千年的寒暑。像卷史冊，一抖開密密麻麻，把兜了千回的擺盪的歷史全擠上了版面。於是我讀史，或者我便存在於此間。於是此刻我遠離塵囂，在此夢境般的夜裡終於是清醒了。

偶爾讓我驚訝的，是底下掠過的幾艘魚船。有這麼剎那，補烏賊的光線乍然穿過雲層像一座星雲，彷彿時間都已停止，銀白色的光柱被雲層發散開來，像凝蓄著震怒的雷雲，又像燭火，被蠟煙圍繞的殘燭。

時間停了嗎？晝夜交替的蒼穹，偌大的鐘擺像是停了。好像星空從不曾變過，月仍舊是從前江畔照人的月，人呢？仍是當年問月的人嗎？曾幾何時，人們竟不再問月，不再在乎今晚的月是圓是缺？曾幾何時詩人筆下的星斗再不升起，筆觸中的燭火悄悄地熄了？不知已有多久，我竟都快忘了星空忘了月，甚至忘了時間。

小時對夜晚的遐想不知何時竟已消失，而孩提時代那種天真，那顆容易填滿的心彷彿跟著夜色一同遠去。「十年一覺揚州夢」從前的我一直不大能理解。對小時的我而言，一年過起來總似一生，樂天的同年怎樣也不會相信時間竟然能忘記。只有年紀稍長，被課業和些繁雜的小事壓得喘不過氣後，我終於慢慢能理解忘記時間的感覺。生活在臺北，便連行人的腳步也是匆匆。即使拖了整夜的疲勞也不見有人慢下步伐，或抬頭，或傾聽，只是走著。用腳步取代了時間，擺盪的車潮似乎取代了更迭的春夏。道路在燈火下終於不再迷離，人卻迷惘了。

直到此刻，遠離喧囂在這樣無涯的星海，我終於發現時間並無所謂停走。李白把酒慨然：「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」我並不完全認同。在一個完全的夜裡沒有從前更沒有以後，多少人的悲喜在這個星月下合而為一，只留下一份孤獨。

是今也好，是昔也罷。總有這麼剎那會有一個人發現這片夜色動也不動，等一個清醒的人隨意翻閱人們以為的年月，或遊走於史冊所認為的過往。就這樣，一顆星藏一份記憶，默默的讓塵世以為世界應該有著順序。也難怪一杯酒問不出今夕是何年，只換來清風淡淡一陣嘆息。

看窗外機翼尾端的信號燈規律的閃著，像水鐘點滴細數著星辰，或我的鼻息。規律的好像太白和東坡手中問月的酒杯，停一飲斟一問。如此深情的對答像空谷迴盪的琴音，在此時重疊，與我重疊。

或許只有在夜裡的人才是真正的醒著吧！只有看著無垠的宇宙，只有在萬千星辰下才懂得自己的渺小，懂得四季，才會發現日月是一座無情的磨，霍霍地轉著不曾停過。然後發現在某個變動的瞬間，所有的一切全合在了一起，所有的詩所有的記憶都不必感傷或回憶，不管鐘擺怎麼晃秒針怎麼走，總有這麼瞬間光陰的變換會變得沒有意義。不同於對時間的遺忘，此時的一切很自然的超脫了時序，一切都不再需要時間。

因此從函館回臺北的這段旅程，我穿越了時空。或說失去了時空。在多如恆河沙數的星系中，我已然分不清，也不必分清我所在的是漢唐的夜色，還是我所認識的那片混沌。承載了太多的孤獨與疑問，似乎詩人跟這片宇宙總脫不了關係。或許是因為宇宙中所有的星都是孤伶伶的吧，每個星系總隔了幾萬光年。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，正因為抬頭盡是星斗，心中便有了這樣的感慨。在這片夜色中我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千古不變，懾人的寧靜與孤獨，陌生的是這好久不見，廣闊而悠然的景象。

於是我終於跟這片宇宙也脫不了關係。

降落前，海面上閃爍的城市像整點前默默的長針，一眨眼便分隔了兩個時空。明滅的地面映著明滅的星辰，像上下兩座城市比著誰的街景更令人結舌。永恆，剎那，剎那，永恆。日月偌大的鐘擺像是回了神，晃晃地又動了起來。而那片銀河終於是跟著鐘擺慢慢盪去，消失在此亙古的墨色。